

长篇历史纪实小说

春秋战国

初霜

高兴宇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长篇历史纪实小说

# 春秋战国

# 初霜

高兴宇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秋战国·初霸 / 高兴宇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078-3699-8

I. ①春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9471号

## 春秋战国·初霸

著 者	高兴宇
责任编辑	杜春梅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
	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8
版 次	2014年3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3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99-8 / I · 491
定 价	46.80 元

**CRJ**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 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  
盗版必究

# 目 录

- 楔 子/1
- 一 春秋初霸/3
- 二 管仲相齐/95
- 三 一群老人/145

# 楔子

话说周朝建立后，大封王族、功臣和贵族，两百多个诸侯国因而建立。这些诸侯国不论国土大小、爵位高低，都必须忠诚、保卫周王室，并按期纳贡。就这样，按部就班、相安无事两百余年。

到了周幽王这一代，天子昏庸无道，整天围着王妃褒姒转。褒姒是个冷美人，从来不笑。周幽王想尽法子，她也不笑。奸臣虢石父献计道：“如果把京城周边防备西戎侵犯的烽火点燃，各国诸侯必然前来，这种难得一见的场面肯定会让王妃哈哈大笑。”周幽王依计而行。

当烽火点燃后，邻近的诸侯果然迅即带兵前来，但他们连一个西戎兵的影儿也没有看到，看到的只是周幽王陪着美人奏乐和唱歌。诸侯们上当了，王妃褒姒笑了。这一笑失天下。

在烽火戏诸侯后，周幽王改立褒姒为王后。这不合周礼的举动激怒了原王后之父——申国国君姜诚，他联合西戎进攻周王室。

当时周朝人自称华夏，并把华夏周围四方民族分别称为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，以区别华夏。这西戎是游牧民族，异常野蛮凶悍，常常南下、东进掠夺粮食、财物。当西戎打到周朝都城镐京（在今陕西省长安沔河以东）时，周幽王赶紧命人把烽火点燃。看到烽火信号的各国诸侯以为周幽王又在和他们开玩笑，全都一兵不发。

镐京里的少量兵马根本不是西戎的对手。在周王室供职的郑国国君郑桓公等人拼命抵抗，但最终寡不敌众，结果周幽王、虢石父被杀，褒姒被掳，郑桓公也战死。

西戎要粮要财不要地，战胜后全军撤退。周朝大臣及各国诸侯拥立太子姬宜臼为天子，即周平王。因镐京被毁，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将都城迁至洛阳。自此，周王室由盛转衰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序幕缓缓拉开。



一  
春秋初霸





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  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公元前 744 年，从郑国都城新郑的一座宫殿里，传出琅琅读书声。突然读书声被打断了，一位雍容华贵、美丽大方的妇人走进来，对教书先生和殿里的几个学生说道：“段儿岁数小，你应该让他多学一会儿。寤生大了，要多到外面走一走。”“是，母亲。”那个叫寤生的少年应声答道。他在走出宫殿的时候，隐约听到他母亲对教书先生窃窃私语。

这个妇人叫武姜，是郑国夫人。寤生是郑国世子，姬姓，刚满十三岁。在父亲郑武公百年之后，他继承君位是顺理成章的，但他隐隐感到不安，因为他的母亲偏袒小他三岁的弟弟叔段。或许有一天，叔段继承君位，那寤生就要大祸临头……寤生不敢想下去，但又不能不想。

“布谷、布谷……”杜鹃鸟在啼叫着。

到了春播的时候了，但中原大地久旱无雨。为了乞求上天下雨，郑武公率领臣民设坛求雨。祭坛上，堆满了干柴，干柴上，架着一头牛、一头猪、一只鹿、一只羊。宣读祭文后，身穿盛装的郑武公点燃了干柴。霎时，烟气腾空。祭坛下的人们见此情景，立刻欢呼雀跃起来。在他们的心中，认为掌管下雨的神灵一定收到了郑国君臣的虔诚心愿。这时，人群中的郑武公突感不适，他一面捂着胸口走向马车，一面嘱咐寤生到城外体察民情。

虽然旱情严重，但城外槐树成阴，正值开花的时候，香气扑鼻，蜂飞蝶绕。槐树旁，是大片的龟裂田地，数百名奴隶正在几个人的指挥下辛苦劳作。这些奴隶相貌不一、口音不一，原是战俘和被掠获的平民。在官府，他们每人都有一份丹书，那是用朱砂书写的奴籍。这丹书逼压着他们去耕作。一名年长者扶着木犁，前面十几个人用劲拽着绳子拉犁。木犁的犁头是用尖锐的石头做的。

世子寤生登上一个高坡，放眼望去，前面的土地阡陌纵横，犹如一个“井”字。寤生知道，这是周朝的井田制留下的土地耕作方式，一井分为九个方块，一个方块一百亩，由一户耕种；周围的八块田由八户耕种，谓之私田，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；中间一块是公田，由八户共耕，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。

教书先生告诉过寤生，井田制自夏朝就有了，现在发展到极致，是百姓生存的基本依靠。寤生虽小，但也明白有饭吃才有人生存，人口旺盛才有国家富强。他遵从父命，边走边看，边看边走，一个时辰的工夫就走出了十几里地。

翻过一个土坡后，寤生看到这儿的农人不在田间劳作，而是坐在槐树下乘凉闲聊。带着疑问，寤生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活。

一位家臣也就是替封邑贵族领着奴隶干活的人答道：“我们并不是怠工，而是干劲十足。因为明天就要下雨，所以我们都在这儿等着雨水滋润田地呢。”

“明天要下雨？难道你们知道都城内刚刚进行祭祀求雨？”寤生问道。

“祭祀的事，我们也听说了。不过，明天要下雨的消息是镐京过来的一位贵人预言的。”家臣答道。

“他的预言准吗？”寤生问。

“很准，凡是他的预言的，都一一应验。”家臣恭敬地答道。

从家臣的眼神中，寤生感觉到这位镐京来的贵人神不可测。寤生想去拜访他，但他不急着去找这位贵人，而是要看明天是否真的会下雨。这种沉稳的性格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符，或许是因为他在宫中长期受压抑所致，也或许是因为先天素质过硬。

世子寤生回到都城新郑，天已经黑了，这时竟然起了雾，而且越来越大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雨就下了起来。郑国群臣都向郑武公道喜，祝贺祭祀灵验，他们个个眉飞色舞。郑武公强撑着身体鼓励大家用心督促农耕，务必搞好春播。将近一天了，郑武公感到胸口越来越疼。

雨越下越大，寤生向父亲问安后，便坐着马车去寻找那位镐京来的贵人。他有很多问题想问，既问如何知道第二天要下雨，还要请教如何避祸趋利。在雨中，在车上，寤生又一次回想到自己名字的由来——

十三年前，母亲武姜难产，痛得死去活来，几次走近鬼门关，最终生下了他。小孩子出娘胎，一般是头先出来，但他是脚先出来，因此郑武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寤生。寤生四岁的时候，弟弟叔段出生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武姜对他越来越冷漠。

世子寤生想，如果那位贵人真要是擅长预测，他就问问自己今后的吉凶，

还要问问今后如何在宫廷中进退。

雨没停，车停了。寤生下车，一点儿没有世子的架势，向那位镐京来的贵人拜了又拜。镐京来的贵人叫祭足，原是周王室的一名小吏，西戎攻打镐京的战乱后，祭足到了这里隐居。

一番礼仪、寒暄后，祭足回答了寤生的疑问：“之所以我预测要下雨，是因为原本一直干燥的石墙上湿乎乎的，《周易》上说，础润而雨，所以我算出要变天。”

寤生问：“我天天学《周易》，但为什么感到乏味和空洞呢？”他将在宫里跟教书先生天天朗读《周易》语句的情况向祭足简明说了说。

祭足说：“《周易》的说辞来自自然和社会，要想读懂《周易》，只有联想到万事万物才可。”

寤生闻此，便觉眼前的祭足学问渊博、真功实料，应该为自己师傅，于是立刻起身，跪拜道：“愿意跟先生您学习，请收下我这个学生。”祭足将寤生扶起，算是默认了。寤生向祭足叙说了母亲武姜对兄弟俩厚此薄彼的情况，请祭足指教。

祭足说：“‘易’这个字，本身指蜥蜴。蜥蜴的第一特性是因环境而改变自身颜色。人要想发展，首先要学会生存，而生存之道就是要顺环境特性而改变自己，让自己适应环境特性。”

寤生想到昨天在宫殿里学习的一幕，庆幸自己没有顶撞母亲，而是事事唯唯诺诺。

世子寤生还想问祭足有关蜥蜴的特性二、特性三，但宫中卫兵紧急赶来，说郑武公请世子速回。寤生拜别祭足后，急急赶回。

自己的亲骨肉，做母亲的哪有不疼爱的？武姜越来越厌恶世子寤生，并非单纯因为那次难产，而是缘于生叔段时做过的一个梦。梦中，武姜的儿子成为气吞山河的国君，当武姜想看清儿子的模样时，寤生过来了，把她扔下黄泉……武姜惊醒了。这时候肚中越来越疼痛，叔段顺利生了下来。武姜因此认为叔段注定是将来的国君，而寤生则是冤孽。

世子寤生赶回宫中时，雨还没停。下了半天，旱情看来解除了。当寤生正要推门进去时，他听到母亲武姜在和郑武公说话：“夫君，神灵告诉妾，叔段必定是一代明君，请废掉寤生，改立叔段为世子吧。”

“废长立幼是周礼所不许，况且寤生没有过错，这事就不要再提了。”郑武公说这话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声音洪亮，而是气息微弱，看来病情很严重。

世子寤生跑到郑武公跟前，哭着问安。他知道母亲武姜多次向父君诉说要

废掉自己，他知道郑武公坚持立自己为继位人。郑武公慢慢地向寤生说道：“寡人这病来得快、来得重。在这人生关口，有一些事要和你谈，郑国来到新郑才二十几年，根基不牢，而且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大国。我们若想守住这份基业，必须像我们老祖宗撰写的《周易》中讲的那样，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，靠实力、靠德行保住这份基业，而不能像周幽王那样烽火戏诸侯，一笑失天下。”寤生认真听着，不断点头答应。

不一会儿，郑国群臣来到郑武公身边。此时，郑武公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寤生向大臣们道：“你们要尽心尽力辅佐他。”说完，郑武公就咽气了。

# 1

世子寤生登上国君君位，他就是郑庄公。他重用郑武公时期的官员，同时敬请祭足为大夫。在当时，各诸侯国国君之下一般设卿、大夫、士三级官员。请祭足为大夫，是郑庄公的一项英明决策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祭足为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念及郑庄公祖父郑桓公、父亲郑武公保卫周王室的功劳，周平王下诏，郑庄公仍袭郑武公在周朝的卿士官职。这卿士，是周王室的最高行政长官。

按照周礼，五个月后，将郑武公隆重安葬。周围国家的诸侯宋宣公、鲁惠公、卫庄公等前来参加葬礼。宋国国君子姓，商朝灭亡后，周朝创立者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于宋国。周礼中，将各诸侯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爵位，以别大小。二百多个诸侯国中，宋国爵位最高，公爵。鲁国国君姬姓，与周王室及郑国国君是一个家族。卫国国君原是姬姓，但后人以国名为姓，改卫姓。

看到人们纷纷向郑庄公行礼，而对公子叔段视而不见后，武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葬礼还没结束，武姜就哭泣着向郑庄公说：“你们就兄弟两个，现在你做了国君，而你弟弟却冷清清的。寤生，你把虎牢封给叔段吧。”郑庄公虽小，也知道虎牢是军事要地，不能外封的，于是说：“那儿地势险要，容易招致战事，儿很爱惜弟弟，所以不能把虎牢封给弟弟。”武姜又说：“那就把京邑封给叔段吧。”京邑乃郑国大邑，城垣高大，人口众多，郑庄公虽心里不肯，但不便再次拒绝，只好答应。

闻听京邑封给叔段后，大夫祭足急急进谏道：“按周礼，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，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，现在京邑比都

城新郑还要大，不合法度，不可作为公子叔段的封邑。”

郑庄公说：“母命不可一违再违，寡人哪能避开这祸事呢？”

祭足奏道：“既然明知是祸事，就应该早采取措施，别让其再发展蔓延，一旦蔓延就难于对付了。野草蔓延尚且难除，何况是君上您那受宠的弟弟呢？”

郑庄公说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们静观其变吧。”

于是，叔段到了京邑，号称京城太叔。

参加完郑武公的葬礼后，宋宣公即回宋国办理妹妹仲子的出嫁。宋国都城睢阳（在今河南省商丘），与新郑相距近三百里，一两天的时间便可乘坐马车回国。宋宣公的妹妹仲子相貌一般，但有一与众不同之处，就是手纹看上去很像“鲁夫人”这三个字。这可了不得！在百姓眼中，或许仲子是上天特意安排去鲁国做夫人的。在参加郑武公的葬礼期间，宋宣公向鲁惠公说起这事，鲁惠公当即同意，立刻派人提亲，随后迎娶仲子。成亲后，鲁惠公并没有将仲子立为夫人也就是正妻，而是将她的名分定为妾。鲁惠公还有一位妾，名叫声子，早于仲子，与鲁惠公有感情，所以鲁惠公没有将仲子立为夫人。鲁国都城在曲阜。鲁惠公与声子有个儿子，叫姬息姑。

悠悠岁月无数事，三言两语几笔过。且说仲子嫁给鲁惠公后，不久有了个儿子，叫姬轨。花落花开，春去春来。数年后，宋宣公病亡。临终前，宋宣公传位给弟弟子和，即宋穆公，而不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子与夷。宋穆公当上国君后，对众臣说：“周礼令我们修德进贤，寡人之所以能成为国君，是因为贤，所以兄长将君位传给了寡人。这个贤，寡人要岁岁传递下去。”不只是宋穆公，许多人都在周礼的感召下一生为高尚品德而奋斗。又数年，鲁惠公病亡。按周礼，夫人的长子继承君位，在没有夫人的情况下，妾的长子为国君，于是姬息姑成为鲁国国君，这就是鲁隐公。鲁隐公虽然当上国君，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代行国君的权力。在他眼中，仲子虽然没有被立为夫人，但“鲁夫人”手纹是天意，所以“鲁夫人”的儿子姬轨当上国君应当是天意。因此，鲁隐公在朝堂上向众臣说道：“一千五百多年前，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杰出帝王——尧、舜。尧将帝位禅让给具有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这五种美德的舜，舜将帝位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。尧、舜行德政，像春风夏雨一样，沐浴着百姓，使百姓受到恩泽。寡人在位，将努力倡行尧风舜雨。现今，寡人只是暂行君权，待弟弟姬轨成人后，寡人要学古时尧、舜禅位，将权力交还给他。”鲁隐公登基后，便给各诸侯国寄送国书，约定各国诸侯于夏日到国都曲阜参加鲁惠公的葬礼。

又是一年槐花香，蜂蝶照常绕。郑庄公接到了鲁国国书，这时，他已经三

十五岁了。在当上国君的二十二年间，他布施德政，同时继续向祭足学习《周易》，学习周礼。此时，郑国国力大增，郑庄公也学业有成。

朝堂上，郑庄公正在观看鲁国国书。忽然，一校尉紧急来报：“京城太叔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军士听命于他。”闻听此言，满堂皆惊。

郑国公子姬吕进谏说：“一支国家兵马不能听命于两个国君，君上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叔段，下臣就去侍奉他；如果不让，那就请除掉他，不要让百姓生出二心。”姬吕，是郑桓公之子、郑武公之弟、郑庄公之叔，目前官居郑国上卿。

闻听姬吕直言进谏，郑庄公凛然正色道：“寡人之弟关心边境安危，有何错？”

话音未落，一小城守吏紧急禀报：“京城太叔令京邑附近两座小城归其管辖，当否？请君上裁决。”

朝堂上静悄悄的。

公孙姬子都进谏说：“臣虽年轻愚笨，但知道老虎养大了会吃人。如果对太叔叔段不警觉，恐怕君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姬子都，是郑桓公之孙，官居大夫，不仅貌美，而且能征善射。

当姬子都说完，郑庄公严肃地说道：“寡人之弟为寡人操劳，这是善事，你们不要离间寡人与叔段的关系，各人好自为之。”

郑庄公说完，朝会便解散。面对叔段咄咄逼人之势，姬吕、姬子都等诸大臣，心急如焚且愤愤不平。他们既气愤叔段狼子野心，又对郑庄公忍气吞声焦虑万分。

京城太叔叔段一再挑战郑庄公的权威，郑庄公能不火吗？当然郑庄公怒火冲天，但他一再压抑着自己胸中之火，故作泰然处之。二十二年前，大夫祭足就告诉郑庄公关于蜥蜴的第二项特性：“以静制动，任小虫飞上飞下，我自不动。当时机来临时，以霹雳手段制服对手。”郑庄公一直以此思想来指导自己处理叔段的问题。这些年来，叔段依仗母亲武姜的支持，招募勇士，加固城垣，囤积粮草，训练甲兵，扩展势力。郑庄公早有耳闻，他不相信自己不动手上天会主动惩罚叔段，郑庄公认为过早动手不合“厚德载物”的教条，必遭外人非论，说他是不孝不义。郑庄公一直静观其变，有时他真希望叔段痛改前非，放弃叛乱的图谋，帮助他把郑国变得越来越强，可叔段越来越不像话。

郑庄公在朝堂上的言辞，母亲武姜也听到了。她不愿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骨肉相残。虽然郑武公在世时，武姜想让叔段继承君位，但当乾坤既定时，她也认可这个局面，可不管怎样，生叔段时做的梦一直让她耿耿于怀。话说京城太叔叔段长大后，在一次从京邑来看望她时，武姜忍不住便和叔段讲起那个

梦。武姜原意是想勉励叔段勤政敬业，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，叔段认为既然天意让其做国君，那么他一定要让武姜的梦变成现实。当叔段第一次和母亲秘密说起图谋政变时，武姜制止了他；第二次密谈时，武姜叹了口气；第三次提起政变打算时，武姜同意了，但她只许交换位置，不许伤及郑庄公的性命。一个秘密行动就此开始了，但这秘密行动很早就被郑庄公、祭足等察觉，只是他们不动声色。

郑庄公要在夏日去鲁国参加鲁惠公葬礼的消息，京城太叔叔段听说了。他给母亲武姜写了密信，约定郑庄公离开都城前往鲁国时起事。武姜同意了，她觉得这时候正好，免得动起手来难免会伤及兄弟一人的性命。武姜给叔段回信，说叔段率军来到都城时，她会命令下人打开城门，同时宣布叔段为新任国君。

郑庄公的一再忍让和装傻，令京城太叔叔段、武姜严重麻痹了。他们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政变时，郑庄公得到了这个消息。在大夫祭足的府上，郑庄公与祭足、公子姬吕、公孙姬子都秘密商议。

祭足说：“太叔在京邑飞扬跋扈，失去民心，如叛逆，必遭天惩。”

姬吕说：“只要君上一句话，臣必披甲执戈，擒住叔段。”

姬子都说：“君上宅心仁厚，不光是臣，绝大多数将士都会支持君上。”

郑庄公一一点头。末了，他将反叛变行动细细作了部署。

一百余人以生意、访亲的名义混进了京邑，他们有些是祭足派往的，有些是公子姬吕派往的。祭足派去的人秘密联系潜伏进太叔叔段军营中的秘探，姬吕派去的人则是等待姬吕的命令。

该往鲁国都城曲阜去了，郑庄公率领百乘兵车前往。一辆兵车由两匹马或四匹马牵引，配三十人，其中车上站三名武士，左边的叫车左，手执弓箭；驾车的驭手，在车中；右边的叫车右，手执长兵器，如戈、矛、戟等。如果是君主、将军的兵车，位置有变化，驭手到左边，君主、将军在车中。除三名武士外，另有六人在车的左右，二十一名军士跟在车后。

在驶往鲁国都城曲阜的路上，郑庄公站在为首兵车的中间，心里反复想着郑国的基业——

当年，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在周王室工作勤勉、成绩斐然，受到了周幽王和百姓的赞赏与爱戴。政治上敏感的郑桓公意识到周幽王不修德必会招致战乱，而一旦镐京战乱必会殃及附近的郑国（在今陕西省华县）。为了使郑国躲避祸乱，郑桓公考虑让郑国另换一个地方。为此他专门向周朝负责记载史事、推算历法的太史伯请教。这位有知识、有见解的太史伯考虑了两个地方。一是



洛阳，但他认为这个地方，不可以安身。因为，在洛阳的周围，不是周天子的子弟就是周天子的舅甥，还有散落居住的野蛮民族，即非亲则顽，缺少发展空间，不可入。太史伯考虑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如今郑国的所在地。这块地方，北面是黄河，南面是颍水，东面是济水，西面是洛水。有河险可守，有肥沃土地可种，适合发展。遗憾的是，郑桓公不久死于镐京战乱，没能实现这一计划。后来郑武公历经千难万险，才有了如今这份基业。

在这份基业上，兄弟相残，郑庄公不愿看到，就是死去的郑桓公、郑武公生时也不愿发生。在车上的郑庄公心里很难过，他真希望叔段悬崖勒马，安于京邑这块地方。

此时在京邑的叔段也是心情激动，只不过与郑庄公心情不一。郑庄公是酸甜苦辣，而京城太叔叔段是兴奋和紧张。在他算计郑庄公远离后，便率军士赶往都城新郑，但等待他的不是母亲武姜派人打开城门，而是公孙姬子都站在城楼，命人利箭射下。叔段正要组织攻城，京邑的人急促跑来，说京邑已经被公子姬吕取下了。原来，姬吕一看到叔段离开京邑，便在京邑外放起火来。里面的人一看火起，便持戈冲向门楼，杀散守城军士，打开城门，让姬吕率军进城。一进城，姬吕便命人到处悬挂告示，言郑庄公疼爱弟弟叔段，而叔段却忘恩负义，起兵袭击新郑。京邑百姓闻讯，纷纷声讨叔段，还有一些人传话给在叔段军中的子弟。此时，大夫祭足也令叔段军中潜伏人员带头脱离叔段。处于新郑城下的叔段攻城兵马军心已然不稳，无奈之下，叔段只好逃奔鄢陵。

正当叔段声嘶力竭喝令军士快快进城时，远处尘土飞扬，一队军兵杀来。为首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郑庄公。郑庄公大声喊道：“寡人待你们不薄，你们为何要反？”闻听此言，跟随叔段的军士又散去大半。叔段一看大势已去，便率几人落荒而逃。郑庄公叫人不必去追。之后，叔段外逃至共国（在今河南省辉县）避难，人亦称其为共叔段。

公子姬吕从京邑赶来，呈给郑庄公一捆信筒，这是从叔段府中搜到的。郑庄公一看，有一封是母亲武姜写给叔段的，上面言武姜计划令人打开城门迎接叔段之事。郑庄公不由怒火冲天，他恨透了母亲武姜，当即令人将武姜迁往城颍邑，并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再也不跟母亲见面了。”郑庄公接着看其他信筒，在第二封武姜写给叔段的信筒上，武姜要求叔段不得骨肉相残。郑庄公冷冷地说：“既然叔段想谋反，他怎么会不杀寡人呢？”越看越气，郑庄公遂将所有信筒全部扔到火堆里去。

智者有训：“盛怒之中，勿訾人言。怒时之言，多失体。”此话不假。在去鲁国的途中，郑庄公冷静下来，他突然想到母亲武姜也不是很坏，自己这样